梁書

三



梁書七

列傳第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隂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髙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

所敗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並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録正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内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内若有衣冠

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
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因夏里舍葬武進縣
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
后論曰獻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
祖輿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為丞相
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為
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
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
其禍萌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為東縣

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眞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有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濵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隷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建武五年

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鎭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諡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俔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外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諡法忠和純備

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
曰脩陵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禄大夫燁尚宋文
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
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
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
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
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䂨大通
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

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爲皇后
諡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
后宅窆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
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飢民敝方欲以身率
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
光禄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
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員
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
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黄門郎司徒右長史性

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戸所
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茍求也永元末遷
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
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
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
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
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叔之隆比王佐
無以尚也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命華華玉帛
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

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戶騫襲爵
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爲東陽太守尋徙吳
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
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鍾
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
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
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
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
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在郡

臥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辛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

后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

盡禮皇儀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
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
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
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
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
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
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
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閹施
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

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餽什所由
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
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
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
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
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
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
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
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

義絶常筭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
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
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
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
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
而行之屏絶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
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
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
十月庚辰薨殯於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

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菆塗既啓桂罇虛凝龍
帷巳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閟悼曾城
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齋於祀典風有采
蘩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
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
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
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
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諧式出言顧史宜其
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

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蹐天高
照臨玄紞莫脩禕章早鈌成物誰能芳猷有烈
素魄貞明紫宮炤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蔽躬
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
化慶表親賢甄昌懃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
章闈席玄池早扃淵沅已穸展衣委華朱幩寢
迹慕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禖
引遷祖具僚次列烝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
淒淒而結緒去魯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

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闈於窆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即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仲遷天監初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遥光納焉遥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

高祖納爲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内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即位有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貫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戸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

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貞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列傳第一　梁書七

梁書八

列傳第二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

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
居於内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
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
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
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
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
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
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
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加金

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絶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絶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

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

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

可緣心聲樂自外書䟽自内樂自他書自巳劉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歩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歩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

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胷中亦把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勑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

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寛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
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
與學士商確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
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
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
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
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
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
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大樂女妓

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戸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

上䟽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

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

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册文曰蜃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翿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燿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

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虔哲膺期旦暮斯在
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
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
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
同慶軒緯掩精陰羲弛位纏哀在疚殷憂衛恤
孺泣無時蔬饘不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寔惟
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璪
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
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慍喜

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眞爵
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
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
爻畫沈吟典禮優遊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
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勝帙
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
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
停紙壯思泉流清音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
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圃四友推

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乗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汎醳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頹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銜嗣長號跗蕚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衆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

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鳴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齋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鳴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轜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鳴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鳴呼哀

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於懋
典覯德業於徽諡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
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
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
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
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
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

五月丁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戶尋爲侍中中衞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

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荊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荊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

為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為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列傳第二　　梁書八

[illegible]

列傳第三　　梁書九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黄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

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駮略究其大旨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茂以

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吴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

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筭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時

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

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屯

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
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劒
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
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
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列鍾磬在格果無
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
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
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
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

襄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
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
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無還騎趂鹿鹿馬
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
輙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
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
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
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

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
徽中隨父出京師爲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
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
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
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爲
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
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
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
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

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尅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

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
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冲勸先
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
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
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
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
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
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
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譟

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皁莢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

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黷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既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

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
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
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
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淹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
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
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
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
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
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

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
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
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
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
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
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
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
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
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

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

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為二千户進爵為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

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
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
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
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
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
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
月於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
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
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

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
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
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
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
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
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
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

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
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
爲平北録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
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
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
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
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賛及義兵起慶遠
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黄門郎
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

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數日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

此半葉第六七行下二字第八九行原缺據明北監本補

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矦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子津嗣初慶

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後半葉第六七行上三字第八行原脱據明北監本補

列傳第四　　梁書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禄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

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
不自安會東昬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
守道過荆州密敕穎冑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
矣仍遣穎冑親人王天獸以書疑之山陽至果
不敢入城穎冑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
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
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
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之
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

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
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獸則彼疑可釋至而圖
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冑
謂天獸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
乃斬天獸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
到州闉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
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
祖許焉和帝即位以穎冑爲假節侍中尚書令
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荆州

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漂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峽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

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及璝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内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

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
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城平高祖以穎
達爲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
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
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
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
朕膺大政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
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
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

論功賞封潁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戸尋爲侍
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太子左
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
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
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
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潁達啓
乞魚軍稅輒攝潁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
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
五月十四日主人潁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

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
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即主臣
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
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
寞屠中之志異乎飽肆之求魚飧之資不俟潛
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
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
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
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

復爲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内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既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敏嗣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

詳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内愚徒
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
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
觧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勔許之詳曰審爾
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勔遣到城下詳呼城中
人語以勔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勔爲
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
段佛榮班下境内爲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
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

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
鄉人裴叔業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
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
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
爲魏所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
郡太守弁督光戍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
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爲
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衆大潰皆
棄城奔走建武 徵爲游擊將軍出爲南中郎

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荆州遷西中郎
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遥光
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並未至中兵參
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
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
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
西臺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
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
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

壁易守攻取埶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

君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克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

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流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

屬以表損挹之志十八年徵爲侍中右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侍中如故道疾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禄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朞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

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荆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冑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

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壍道恭輒於壍內列艨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壍水道恭載土猍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

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
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
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
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
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
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不得奉以
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
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

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
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
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
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
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
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志忠果並至何能
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
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
刺史伯如故并尋賻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

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氐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

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永明中為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南康王為荊州復為西中郎中兵

參軍領軍將軍蕭穎冑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軍久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曾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

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
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
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
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
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
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
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
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是湘溪

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厲軍士尅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剽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己廉慎爲吏

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〻乘二舸便發賫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

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膘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勳臣特詔聽庶長子朓嗣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

後半葉第九行上七字原脫據明北監本補

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絶刺史蕭遥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閒頓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

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昬朝幸免不孝之罪

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

當陽縣矦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
如故始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
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
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
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
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絶或
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
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
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

前半葉第一行上九字第二三四五六七行上十字第八行第七至十一字第九行第七至十字係脫據明北監本補

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
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
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
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
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
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
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
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
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没元

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尅元起

捨郢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

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

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乆民廢

耕農内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

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

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

晚戚高祖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

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以鄉人庚黔婁爲録

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並
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
勸爲善政元起之剋王字連也城内財寶無所私
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
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
性輕脱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
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
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
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深藻代

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
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
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
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
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便救黔婁等苦
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
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
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怨望
之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

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戶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内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

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荆州方未有釁蕭穎胄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惎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列傳第四　　　　梁書十

梁書十一

列傳第五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眞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甞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

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去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

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武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

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
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録事參軍帶襄陽
令高祖覩海内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
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
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陳
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
室既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
合民到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
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

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頠不懌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頴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

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縁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宫封檢府庫于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

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
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
拔搢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
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
神獸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
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
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
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
衛尉虔發所忽殞身祆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

濟自藩升朝契闊夷阻加外氏凋衰饗賞屢絶
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勳翼宣寡薄報効
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
一部謚曰愍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
隆重不以貴埶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
禄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
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
録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

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叅軍永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命勞軍域乃諷史曰黄鉞未加非所以摠率矦伯夬反西臺即授高祖黄鉞蕭頴冑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牋域争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即命衆軍

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城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土死者太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戸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

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遥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遥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

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校
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
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
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
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
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
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戰馬莫不富實植
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
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

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
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督江
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之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
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祖言事
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
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
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
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
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衛尉卿

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埶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

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勳作牧疆境效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兹寵命

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為門下書佐

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
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
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瑀寇東
陽太守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
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
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
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荆州刺史齊武以僧
珍爲子隆防閤從之鎭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
奐反敕遣僧珍隷平北將軍曹武西爲典籤帶

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
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
努力爲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高祖率
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
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閒諜所在不通義陽與雍
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
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
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
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

歆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邛令既至高祖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林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艛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

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
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
臥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
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
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
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
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
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
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

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遥射須至塹裏當
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
石俱發自率馬歩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
城而下内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
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昬大將王珍國列
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
火車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
率所領先入清宫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即日以
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黄門侍郎領武賁

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乆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先以

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祕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勳任總心膂恩遇

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愼當直禁中盛暑不敢
解衣每侍御座屛氣鞠躬果食未甞舉箸甞
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
進禄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
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
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
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
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
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

五十八高祖即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為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為流涕長子

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愼密吕僧珍

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盡締構王業三子皆

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

識爲臣之節矣

列傳第五　　梁書十一